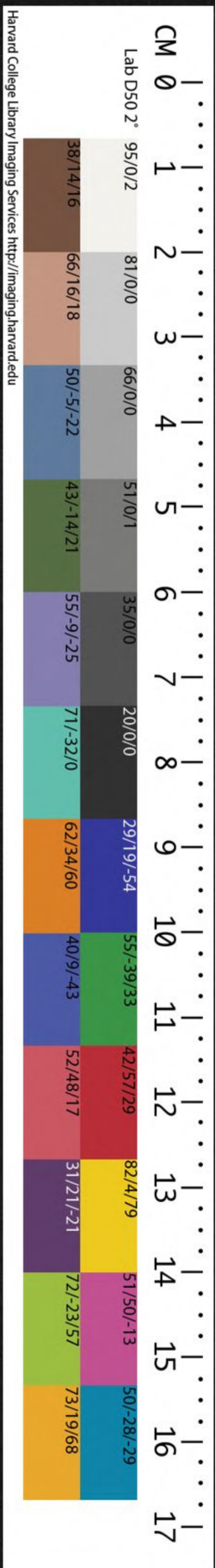


T434/1334(22)

2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後學張溥 纂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

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

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疏

昭十七年。左傳云。郊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

皞之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王。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

里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

後定言之。禹貢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物惣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隍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

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而有駢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上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畧僖九年左傳宰父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為此

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畧也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畧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二十年新作南門春

秋經也。閼宮云。閼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歿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為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啟塞之時。是於禮為小失。春秋貶織介之惡。故取以為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為美事。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各見於

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群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閼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駟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

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当作頌。十三年，太室屋壞。

此春秋經也。闕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頽，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為善。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為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為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

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正謂宋有商頌也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玉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



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魯頌四之四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

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

美其君，亦謂之頌。

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

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舊說皆以爲伯禽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

詩經  
卷三十三  
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  
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  
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  
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  
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  
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  
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

秋之法也。

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

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  
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  
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  
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  
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

說不得通矣。

駟之什詰訓傳第二十九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埜。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釋文

駟古熒反。說文作駟。又作駟同。坰苦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疏伯禽之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奉行之。節儉以足用。寬恕以

愛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人慕而尊之。於是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頌。以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謚曰文子。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僭名。

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朱子辨說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騤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

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

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

驪黃駢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

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言有力有容也。

箋必牧于駟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臧善也。

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于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釋文**

驕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

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

胡瓦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驂

息。營反。赤黃曰驂。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

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盤居良反。竟也。

**疏**

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

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肥之貌。耳。則

者濶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不言郊外曰牧。畧之也。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

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

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周禮者，地官載師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彼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常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

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驪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駑一種。而分為三閑也。按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

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祀。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為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勲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

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輅人爲輅。國馬之輅。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輅。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

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集傳**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



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

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

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始此之謂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騂，有騂

有騏。以車伾伾，思無疆。思馬斯才。

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騂，赤黃曰騏。

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釋文** 騅音佳，駟符悲反，字又作駟。字林作駟，音丕，伾敷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駟，走也。

父之反，音丕，祺音其，字又作騏。

**疏** 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駟，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

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騏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騏

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騏剛，禮稱陽祀用騏牲，是騏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

微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騏曰黃，謂黃而微赤，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兔之名，倉騏曰

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

我馬維騏，是騏為青黑色。

集傳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騶，有騏有騏，有雒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

傳青驪，麟曰驪，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騏，釋釋善走也。作始也。

箋斃，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

之使可乘駕也。

釋文 驪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詩林云：白馬黑鬣也。樊孫爾雅並作

白馬黑鬣，鬣尾也。駟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鬣尾也。釋崔本作驪，麟本亦作騏。郭良忍反。呂

沈良振反。

疏 釋畜云：青驪，麟驪，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駟隱麟。今之連

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駟。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駟馬黑鬣，然則鬣即鬣，昔謂馬之驪也。定本集註鬣字皆作鬣，其駟雒爾雅無文

爾雅有駟白駟，駟馬黃春，驪音乾，則駟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

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駮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駮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註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駮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釋詁云。倝作也。始也。倝之所訓為作。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集傳賦也。青驪驎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

曰駮。黑身白鬣曰雜。繹繹不絕貌。駮厭也。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駮。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駮。豪豸曰驪。二目白曰魚。祛祛。疆健也。

箋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

**釋文** 駟舊於中反讀者並音因駟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驛音簞徒點反

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駟字林作駟音並同

**疏** 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

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

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

赭馬名駟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駟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

駟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脚脛然則駟

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駟皆白駟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

名為驛也贈則四駟雜白而毛短故與驛異也徂訓為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

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

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集傳**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

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驛毫在駟而白也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徂行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

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

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箋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疏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

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朱子辨說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傳駟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

力則能安國。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深。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

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疏**

言有駮有駮。然肥強之馬。此駮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

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群飛者。潔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潔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舞算爵。

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  
 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夏官司士云以功  
 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彼二  
 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  
 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不得復待  
 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  
 忠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  
 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  
 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  
 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

集傳興也駮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  
 飛貌鷺鷥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  
 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

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  
 之詞也

有駮有駮彼乘牡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  
 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箋飛喻群臣飲酒醉欲退也

疏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  
 事而風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

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  
 有餘惠也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

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集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有駉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青驪曰駉歲其有豐年也

箋載言則也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

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釋文

駉呼縣反徐又火玄反又胡眇反又音炫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

疏

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駉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總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

集傳興也青驪曰駉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

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慶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疏

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

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朱子辨說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曾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棧棧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言

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

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棧棧言有法度

也噦噦言其聲也

藜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

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廡者築

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

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于邁，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棨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釋文

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觀，古亂反。又音官，棨蒲害反。又普

具反，本又作棨。

疏 僖公能修泮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為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蒞

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棨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而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

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壁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廡之宮內有館舍。外無墻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墻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常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

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廡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

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芣，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傳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溫潤也。

箋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至泮宮，和

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于是有所教化也。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

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傳菲鳧葵也屈收醜衆也

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巳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

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從長遠

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群爲惡之人

釋文

菲音非徐音柳韋昭萌藻反于寶云今之馳躡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

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葍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

戾一云今之浮菜卽猪葍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

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屈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

衆

疏

毛以爲魯人言巳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菲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

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群衆人民鄭以爲既

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群為惡之人。陸機疏云：藜與苻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尊菜，或謂之木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采，可以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長賜，終老者

之身，賜之不絕。王制注：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山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萑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本草注曰：萑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萑，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名塊萑，味苦體澁。

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可謂善頌善禱。群醜雖言群衆，已含淮夷在其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傳假至也。

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疏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

祿，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集傳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願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傳囚拘也。

箋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

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釋文** 躡本又作矯亦作躡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

**疏** 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囚所虜獲者謂

生執而係虜之。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



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所囚者，服罪之人，當受其辭而斷其罪。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

集傳：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傳：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

箋：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猶進進也。

皇皇，當作睭睭，猶徃徃也。吳，諱也。訥，訟也。言

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徃徃之心。

不謹諱，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不謹諱，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釋文**

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鬻除也

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詰同訥音凶

**疏**

毛以為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並

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

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

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

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征則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謹

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

理瞻仰傳以狄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

臯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

也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

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

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

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謹為聲故以娛為謹也

集傳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  
 邊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  
 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豐城朱氏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  
 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  
 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  
 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曹氏曰。其並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而大  
 之也。皇皇然。

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  
 伯州黎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  
 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  
 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遠淮夷

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  
 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猷。淮夷卒獲。

傳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

箋。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

也。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

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  
 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

為逆者謂堙并刊木之類。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釋文**

射又作斃。作懌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地同。

**疏**

毛以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觶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

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蕘。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

勅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觶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繼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觶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而在軍之禮。

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  
易傳也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  
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  
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  
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  
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因馘則非全不  
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箋以上言  
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  
束矢故云角弓觶然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  
矢行之聲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  
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博緻  
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  
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此美僖  
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刑  
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  
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刑服虔云堙塞刑削也

集傳賦也觶弓徒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  
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  
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  
矣

翩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黠懷我好音憬彼  
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傳鶚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憬遠行貌琛寶  
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

箋懷歸也。言鴉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黥。爲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釋文**

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應。音獷。云濶也。一曰廣大也。琛勅金反。犍爲舍

人云美。寶曰琛。

**疏**

翩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黥。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黥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

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火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愬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甞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大賂者。賂之多大。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

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所賂是及羣臣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鉞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集傳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憬覺悟也

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曹氏曰傳云桑黠甘甜鴉鴉革響是知鴉食桑黠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黠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桑服者哉

###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

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

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

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

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

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六年嘗從齊桓會

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矣。但此詩所言不無

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序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宇居也。

**疏**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

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隣國侵削，境界狹小。至

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

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

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

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

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

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朱子辨說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



之字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傳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閔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

枚枚礫密也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穉緒業也

箋閔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

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釋文

恤，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種。音同。種，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

疏

毛以為言在周所閉之宮，有恤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礫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故上帝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令其毋無災無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又下與之，以百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稷，重稷，種稗菽麥，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眾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繼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

為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為閉也。禮生日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此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嫄祈郊禘而生。右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血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礩密。晉語

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礩之。如密石焉。是礩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師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礩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則所新之廟。新此闕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毳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闕得為神。闕與毳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

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為依其身履其拊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坼副謂生時也重稷植穉生熟早晚之共稱耳先種曰種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稷天宮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惠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囚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仲虺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按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當時所

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太平之後始教之也。

集傳賦也。閔深閔也。宮廟也。恤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礫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

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殖。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郃也。

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績大王之緒。致天之屛。于牧之野。無二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傳剪齊也。虞誤也。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

箋剪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屆殛

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

平。天所以罰殛紂于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

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

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治旅眾。咸同

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便得其所。能同

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

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叔

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

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

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

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于眾國。

疏

毛以為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  
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

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剪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齊即斬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明云上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真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紂為無道天欲誅

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箋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集傳賦也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

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

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他慮則便與天爲二不足以致天之扁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爲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爲魯公計乃所以爲周家計矣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騂赤犧純也

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子東加賜之以山川土



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集傳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

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

人稱願之如此也

朱子曰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問願也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算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

顓臾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子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井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又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孤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

言經 卷三十三 四十九  
載美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  
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傳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  
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駢  
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  
也美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  
多也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

箋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  
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  
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  
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  
干舞也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  
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  
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釋文

福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  
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載側吏

反、美音夷、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福音逼、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純、徒門反、鉞字又作、劔音刑、橫古曠反、一音光、拊方于反、

**疏**

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以山川土田、并小國之附庸、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欲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億公矣、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所養

者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牲、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大羹、劔羹、則食器有竹邊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執于戚而爲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億公、於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如岡如陵也、鄭唯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一月、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

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  
 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  
 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釋詁  
 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  
 以居人故以宇為居箋以專統土田是諸  
 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  
 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  
 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  
 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  
 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  
 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  
 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  
 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  
 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

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  
 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  
 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  
 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  
 之封地方五百里如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  
 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  
 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  
 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  
 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  
 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  
 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  
 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  
 此四等矣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主是社稷之臣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  
 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  
 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觸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也。釋言云：爽，志也。孫炎曰：志，變雜不一。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惣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

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諸侯之禮，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唯天子雖為禘禘，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鄭禘禘志云：儒家之說，禘禘通俗不同。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識所云，故作禘禘志。考春

秋禘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不辨禘祫年數、或與孟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牲禘祫嘗祫禘祫嘗祫禘祫、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牲禘而巳、於夏秋冬、則為祫、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祫牲禘一牲、祫一祫、嘗祫禘禘、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牲禘、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

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椹狀、此箋以福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犗、特也、白牡、謂白特、騂、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

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地  
 官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  
 注云爛去其毛而包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  
 云哉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  
 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  
 注云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  
 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  
 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  
 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  
 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  
 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  
 殷以俎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為四足而已  
 巖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椀謂曲撓之也房謂  
 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  
 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  
 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

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  
 半體可知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  
 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  
 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  
 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  
 廟俎用椀巖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  
 也洋洋是舞者之貌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  
 美舞者衆多也周公皇祖之下即云自牲  
 駢牯駢牯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  
 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  
 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  
 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  
 禘禘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  
 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  
 本集註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  
 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



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王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勸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

**集傳**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

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載，切肉也。美，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湑，煮肉

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儀禮設太羹滂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齊。大羹不為盛，非盛者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絜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

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于鬯中也。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膺，當承正也。

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

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懲艾也僖公與齊桓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無  
 敢禦也此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黃髮  
 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  
 力不衰倦此又度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  
 中時魯微弱為隣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  
 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

徵

釋文

綬息廉反說文云綬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

疏

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

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鷹劍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逆者於是以此懲劓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黃色之髮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

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襄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軍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大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

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緹，繩。滕，約。此云：滕，繩者，非訓滕為繩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

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縵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奕鉞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焉。哀二年鉄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說文云：縵，綫也。然則朱縵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縵綴之。謂以朱縵連綴甲也。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

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為三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作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僖四

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  
名荆群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  
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  
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  
有伐時經傳脫漏  
如伐淮夷之類

集傳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  
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  
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滕  
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

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  
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  
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  
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  
貝飾冑也朱紱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  
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

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

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十十五人，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十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于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又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

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  
 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山也

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

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魯侯

謂僖公

釋文 荒如字下注作荒云至也

疏 毛以為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岩岩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

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

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

有極東之地餘同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

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

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釋言云：余蓋也。孫炎曰：余復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東，至海而已。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

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集傳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如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

箋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釋文

釋音亦一音久字又作嶧同

疏

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

是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

順服也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

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

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

夷行故謂之夷也

集傳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

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

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簷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萊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燕燕食也令善也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群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

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釋文

見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兒音同一音如字

疏

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

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眾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嘏為福為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

當舉邊邑言之，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言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

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又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集傳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

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

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見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傳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栢榱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曼長也。

箋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修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疏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尋。於是用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

楨有焉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楨之與椽，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楨，謂刻其椽也。焉是楨狀，故為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楨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四

明後學張溥纂

商頌譜

漢鄭玄著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戎氏之女名簡狄者

吞齔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

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

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

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或時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亡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文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



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疏** 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也為帝舉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

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

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

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

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

為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

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中候握河紀

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

斯封稷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

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臯陶未聞又契握

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

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

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

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

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

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

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

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

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閔伯居商丘相土

者代閔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文書序

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為

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

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

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

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

雖是先公後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為代號。文王不以部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號。周即處部處幽。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部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為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

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堯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士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壬立。卒。子壬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

天乙受神福命之于伐桀命克子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尚書無逸注云中宗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相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

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也那序云祀成湯烈祖序云祀中宗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禘高宗崩而始禘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賦遷閼

伯于商丘。至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命微子在成王時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終言之也。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而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

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覲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夏之篇。

章既以泯弃，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 商頌四之五

集傳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

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

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

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

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及紂無道，為武王

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脩其禮樂，以

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

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

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

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

今不敢強通也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

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

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

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商都亳宋都商丘皆

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一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

為首

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于為政不修祭祀朝

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

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

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釋文

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

疏

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

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

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

七世之祖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潛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潛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潛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朱子辨說序以國語為文。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成也。夏后氏

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衍樂也。烈祖。湯有

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

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

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

鐘曰庸。鞀。鞀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說也。先

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



所作也。恪敬也。

箋置讀曰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播之。亦植之類。奏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絃歌之。乃

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馨。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穆

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鞀鞀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悅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于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殷家有助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釋文

猗於宜反。與音余。置毛如字。殷人置鼓也。於音烏。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鍾也。數奕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懌同。

疏

毛以為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鞀與鼓也。祭之時。廟中奏

此鞀鼓。其聲簡簡然。和。大以樂我烈祖。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能為人子孫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鞀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為人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鏞鼓有鞀然而盛。萬舞有奕然而閑習。於此

之時，我有嘉賓，助祭，豈亦不夷憚乎？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此嘉賓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文，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須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賓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賓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助祭，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為歎也。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小者，王制曰：天

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鞀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鞀鼓，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註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鞀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烈祖，湯之前有功烈者，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

天下和平。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絃歌之聲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說王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之。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王制祭統皆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

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  
 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  
 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  
 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豈獨  
 為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  
 實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  
 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  
 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  
 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  
 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  
 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  
 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集傳**賦也。猗，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也。  
 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

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湯孫，主祀之時王

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

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

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

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

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庸，鏞通。鞀鞀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

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  
 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侑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

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疏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

總之。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巴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朱子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

清酏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假無言

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

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傳秩常申重酏酒賚賜也戒至饜總假大也

總大無言無爭也八鸞鶴鶴言文德之有聲

也假大也



箋祐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聲。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

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軼。轂飾也。鸞在轆。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然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

其國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子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釋文**

綏音妥。安也。釁。羊反。本又作鏘。假言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疏**

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祖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

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神明賜我思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總集大眾。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眉壽。黃耇無疆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輒以綵飾錯衡。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權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豐年穰穰然也。既言天使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

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饜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饜。謂神來歆饜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饜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不箋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汝此所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

中宗也。酒者。裸獻所用。案禮言周法。裸用鬯。鬯。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鬯。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鬯。鬯。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總而言之。亦是酒也。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饜。總。古今字之異也。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眾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饜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為喻。非實羹也。在車之飾。非直鬯和。而獨言鬯聲。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鬯聲以顯之。輶者。長轂之

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采芑言約軹錯衡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為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軹錯衡與輅車有輿連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為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軹錯衡為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升乃是正

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以謔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為格故訓為至也

**集傳**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王祭之

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

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

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令王之所

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風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鼖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鼖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軹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說見前篇。

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

子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子稱我亦若此詩稱子我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鞀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酤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瑟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

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序玄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

大事

釋文

玄鳥燕也。一名𪗇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禘。戶夾反。三年喪畢之祭也。唯古豆

反。復扶又反。契又作尙。古字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

本也。

疏

鄭以祀為禘。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

廣狹耳。箋以經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

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

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

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玄孫之孫。書序

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

彤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

行德。天下咸懼。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

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禮三

年喪畢。禘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

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禘合

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祭之後。乃述序

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

王通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

而始禘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禘。

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

言禘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禘。故知是崩後

初禘於契之廟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

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二注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禘，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其畧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專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卽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

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三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



禘於茲明矣。儒家說禘祫通俗不同，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卽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祫者，以文二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以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爲祫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爲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

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祫祭，祫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祫當異歲也。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祫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

朱子辨說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臨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子孫。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百祿是何。

傳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畿。疆也。景。大員均。何。任也。箋。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

言經 卷三十四 三十一  
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于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交龍爲旂。糝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

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

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釋文

娥，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勝，毛音升，鄭式證反。禧，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

疏

毛以爲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

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始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已有，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澗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與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

胤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  
 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  
 覆，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  
 者，在武丁之孫子，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  
 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  
 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地，地，域，彼四海  
 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兆域，域，以至於彼四  
 海也。景員維河，言諸侯太至，虜言維云河乎。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  
 此為異，餘文義畧同。釋鳥云：燕，燕，胤也。色  
 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  
 鳥生人之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  
 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  
 鳥，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  
 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  
 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

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  
 為大貌也。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  
 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  
 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  
 二文及諸緯候言吞胤生契者多矣。故鄭據  
 之，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  
 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  
 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  
 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  
 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  
 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  
 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  
 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  
 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  
 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

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餽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餽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尹鄉者，以地理志言尹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雜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

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臯，南輟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

徧聞。是徧告之也。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殷禮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覲禮曰。侯氏禘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覲禮記云。徧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日徧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徧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徧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

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員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濡潤無所不及也。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類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也。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禘，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

高宗也。言商人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糝，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



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

箋大禘郊祭天也禮祀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疏

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

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士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

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百  
 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  
 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  
 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  
 代異姓。曲有感動。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  
 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  
 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  
 遠述昊天上帝乎。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  
 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禘土。非時祭所及。又非  
 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以為各就其廟。今  
 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  
 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  
 禘也。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  
 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  
 由。王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

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標怒。黃則  
 含樞細。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  
 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  
 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  
 此序謂之太禘也。易緯稱王王之郊。一用夏  
 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  
 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  
 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  
 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答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  
 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為圓丘  
 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

言經  
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爲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也。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朱子辨說  
疑見本篇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

大國是疆。幅幘旣長。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幘均也。有妣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箋長猶久也。幘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帝

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馭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

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釋文

濬音峻，愬音哲，字或作哲，芒音平，依韻音忙，隕音圓，徐于貧反，圜音還，又音圓。

王知音智，王天下于况反。下湯王言王之德皆同。

疏

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

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長大之

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言中

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

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

為外。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契能佐禹治水，敬

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也。

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有娥是簡狄

國名，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集傳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

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娥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

朱子曰。舊說有娥國在西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史記正義曰。有娥當在蒲州。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契孫也。

烈烈威也。

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

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釋文

撥韓詩作發發明也

疏

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

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窳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之先不窳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群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即是達之驗也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契封商國相土

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孫子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集傳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

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傳至湯與天心齊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寬假天下之人遲遲言急

于已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子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也。

**釋文**

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讀此為日齋齋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

**疏**

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闡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契无受命之事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



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謂九州為九圍者。盡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集傳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祇敬。

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

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

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

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

於九州也。

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飾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

切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綈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

**箋** 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

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

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擔負天之美譽。

為眾所歸鄉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先後。

**釋文** 球音求。美玉也。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圖休虛蚪反。珽

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繆所銜反。著直畧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

**疏** 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大球以作天子。為下國

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由湯之性行不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甚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

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王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餘同。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小王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春

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王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繆。旒着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謂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集傳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綬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繆，為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綵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傳**共法駿大龐厚龍和也。難恐竦懼也。

**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摺。小球大球也。

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釋文**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

俊。讀龐，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寵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傳音孚。本亦作敷。難，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驪，音宗。憚，丹末反。

**疏**毛以為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

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  
 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  
 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祿於是總聚而歸  
 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為此又覆述  
 上章言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  
 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讀  
 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麗之為和其訓未  
 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摠珽與諸侯為法  
 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  
 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  
 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以此章文類於  
 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  
 所執摠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摠之而言執者  
 將摠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  
 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  
 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  
 相值採為美譽則此豈為榮名且韻宜為寵  
 故易之也

集傳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

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

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

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龍

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

懼也

新安胡氏曰駿駝是喻其有力量能賀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

慶源輔氏曰駿駝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駝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駝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竦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葉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

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苞本葉餘

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

箋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

懼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與師出伐又

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

炎熾誰敢禦害也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

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

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  
齊一。截然。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  
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  
則同時誅也。

**釋文**

藥。五葛反。韓詩云。色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已音紀。又音杞。

**疏**

毛以爲上言成湯進勇。此述爲勇之事。有  
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

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  
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  
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  
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孽

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  
種孽餘承籍。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  
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  
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  
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  
爲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  
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清。  
成湯於是乃得真爲天子。鄭唯以苞爲豐。  
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爲大國。而不能遂達。  
故九州歸湯。餘同。易稱繫于苞桑。謂系本  
固以苞爲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  
根已傾。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  
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  
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  
後亦同。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

為三也。三正月，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以三者承籍餘緒，國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巳姓昆吾，顧湓，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巳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巳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移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

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集傳**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曷

一過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蘂，旁生萌蘂也。

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顧也。

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

巳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

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



言終  
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惟

阿衡實左右商王。

**傳**葉世也。業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

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

天命而子之。下子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

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疏**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

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

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成湯佐命之

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

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

其官名也。君與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

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

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豐城朱氏曰。己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堯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

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序殷武祀高宗也。

疏

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宿宮室。既崩

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

安成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乎。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傳捷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

楚國也。采深哀聚也。

箋有鐘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

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

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緒業

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

更自勅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

業。

**釋文**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面規反。說文作采，從內米，云：冒也。阻，險也。

**疏**

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衆，俘虜而歸，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爲冒，又以湯孫之緒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

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太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集傳**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

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

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乎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  
 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擬商時  
 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  
 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荊州即荆楚也又  
 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  
 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  
 勝者蓋繼衰亂之後中之則法度既弛紀綱  
 既壞外之則諸侯既叛四夷既起自非以武  
 德勝之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  
 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  
 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傳鄉所也

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

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

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

女乃遠夷之不如

疏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  
 知在西方者也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

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即位乃來朝責

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史本其告責之禮耳。

集傳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稼穡匪解。

傳辟君適過也。

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釋文

多辟音壁王音辟邪也適直  
革反給張革反韓詩云數也

疏

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眾  
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

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  
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  
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者之待諸  
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  
朝見王也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  
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  
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  
功彌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  
州四海之士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  
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  
荒服曰四海禹所彌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  
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  
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彌之殘  
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  
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  
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  
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秬粟  
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  
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  
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  
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  
不殊四面相距為五千里耳王肅註尚書總  
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  
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  
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  
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

狄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畿畿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

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



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集傳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

而諸侯畏服也。

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輩分章全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農事之不脩，則國用之不給。

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而責讓加焉稼穡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太也

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

之于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使湯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疏

襄一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

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申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

既受命典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

集傳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傳商邑京師也。

**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疏**此文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然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

集傳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栝有榘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榘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

**箋** 榘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于榘上以為栝與衆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釋文** 斷音短斲陟角反說文云斲也虔其連反爾雅作稊栝音角榘丑連反又功體

反柔榘物同耳字音鱸俗作易以豉反栝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

**疏** 毛以為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

者於是斲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為屋之榱桷有榱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修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榱又為榱言正斲於榱上又以旅為眾唯此為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榱為長貌王之所居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榱為桷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孫炎曰榱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九九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引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桷與眾楹則訓旅為眾也

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其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脩者蓋卜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集傳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也遷徙

方正也虔亦截也榱長貌旅眾也閑閑然而

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

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

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祚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

高宗祖甲之後則群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群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群昭祧于武世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

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四終

正四

商頌六章三章六句二章六句一章

于先世室

以茲輯甲

以茲輯甲

以茲輯甲

以茲輯甲

